

乡镇企业职工用时结构的变化

柳志明

乡镇企业超长工作时间已为经济学界普遍关注。超长工作时间在一维性的时间中，以其强大的冲击波把包括闲暇时间在内的其它时间板块挤压到极低的限度。然而，它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使职工饮食、衣着、住宅等基本生活需要得以满足，激发了职工对社会交往、文化娱乐和才能发挥的需要。这样，在冲击波中的闲暇时间产生了反冲击系数，从而改变了我国农民传统的单向时链，正在出现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双向反馈的用时结构。

1985年5月，我们采取问卷与个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随机抽样调查了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的绍兴市双梅乡（绍兴县）、柯岩乡（绍兴县）、樟塘乡（上虞县）三乡六个乡镇企业已婚青年生活方式。实发表格350份，收回283份，回收率达81%。在样本的选定中，我们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职业结构为综合指数，照顾到企业队伍的各个层次，力窥乡镇企业已婚青年职工用时的结构、生活时效的全貌。

家庭的建立使得乡镇企业青年职工的用时结构比较完善，它囊括了生产劳动、业余劳动、家务劳动、物质消费、恋爱婚姻、闲暇娱乐、文化生活、社会交往、孩子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用时结构充分反映出他们生活方式现状在整体上的特点，而且与这种独特的用时结构相适应，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从而导致人们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这就基本上体现了乡镇企业已婚职工生活方式的总面目。

一、劳动时间

和城市居民、传统农村居民一样，乡镇企业职工生产的劳动时间在他们的用时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劳动时间在用时结构中的地位实际上是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作用的表现。农村生产力的构成，由于三十多年的变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前后出生的农民已经成为农业产业的主力，而且也普遍进入了婚龄、育龄。这一代农民所受的文化教育比老一代强。六十年代文盲、半文盲占大比重的塔字形文化构成转变为菱形状，初中（含高中）的比例开始上升，初等文化（小学）的比重很大。这说明八十年代农民队伍主力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一因素直接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关。乡镇企业虽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但它与传统农业相对比，毕竟对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要求，这种状况决定了乡镇企业的职工只能是具有一定文化的农民。93%的职工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与乡镇企业职工的用时结构直接相关。

但与乡镇企业劳动时间有直接影响的还是生产力。乡镇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出来的，与资金、设备、技术雄厚，地处信息中心的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的长处在于“船小调头快”，市场应变力强及劳动力廉价。这样保持乡镇企业立足、发展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重视生产力外延，延长劳动时间。

在我们的调查中，乡镇企业的职工平均劳动时间为8.4小时，而城市职工平均上班时间为7小时，^①差值竟达1.4小时。

为了保证交货及时、信守合同，在营业旺季，乡镇企业职工的加班经常化，以此来加强市场应变能力。（有6%的人经常加班1小时，36%的人加班2小时，6%的人加班3小时，16%的人加班在3小时以上）。

乡镇企业供销人员的时间很难用一个平均值来计算，信息和行情使他们的用时结构向板块组合、多功能性的方向发展。职业要求他们无论在看电影、看戏、逛马路这些形似闲暇时间中注意观察人们的需求，这样，他们的闲暇时间不再是纯正的闲暇，而带有信息时间的功能。1982年5月，双梅丝织厂厂长（在乡镇企业，许多厂长兼任供销员）去西安参加展销会，就在晚上看电影《西安事变》时获得将军黄哗叽布市场需求量大的信息，从而使该厂用汽车直送、飞机托运来的将军黄哗叽布获得空前的销售量。

这种板块重组、多功能的用时结构是现代生活方式在时间上的表现，它冲破了传统的单向、封闭时链体系，它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在现代生活中掀起时间浪潮。

长时高效的劳动时间给职工带来了比较高的经济收入。在职职工年平均收入达884.50元。其中男职工为1,280.1元，女职工为857.99元。男女职工的收入相差不大。由于妇女经济收入的增加，对于妇女地位的改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经济收入的增加改变了传统农民的吃穿住用。以吃为例，平均每户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是574.75元/年，而油、肉、禽、鱼的费用占吃的总开支的60.6%，已经改变了绍兴地区传统农民“白米饭加霉干菜”的饮食方式。这样，提供了恢复由于长时间劳动所引起的疲劳的物质条件。不仅如此，职工每户年平均1,880.40元的纯收入和平均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额的差值，还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外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每户用于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占消费总额的50%以上为贫困线，占40—50%为小康水平，占40%以下为富裕水平。有人曾对我国城乡居民的这一比例作过预测，认为目前我国吃的花费约占消费总量的50%左右，正在从贫困线向小康水平过渡。乡镇企业已婚职工家庭1,880.40元与574.75元的差值，为他们从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向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转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为现代用时结构提供了经济保证。超长劳动时间不仅在时间本身，而且在生活方式的诸多方面都改变了他们的用时结构。

二、上下班时间

虽然时间在现代生活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时间重组、信息时间的出现也不能改变时间的一维性。时间的一维性决定时间单元从年、月、日、时、分、秒的下缩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对于乡镇企业职工来说，占35%的劳动时间给他们的传统消费方式、休息方式、娱乐方式、社交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而首当其冲的是劳动辅助时间——上下班时间。

乡镇企业的职工终于首先改变了绍兴水乡地区传统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替代了小船、徒步行走的习惯，摩托车也崭露头角。自行车的普及和乡镇简易公路网的形成，使得他们上下班时间大大减少了。

乡镇企业职工平均用于上下班时间是0.6小时，而城市职工平均工作往返时间则为0.85小时。乡镇企业职工劳动辅助时间的缩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超长时间劳动的缺陷，从而使得工作（辅助）时间在一天单位时间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① 引自《劳动社会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三、家务劳动

在现有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的家务劳动还是一种私人劳动，依靠家庭成员来实现。因此，与家务劳动密切相关的是家庭结构。从调查资料来看，调查对象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4.7岁，已有5.03年的结婚史，家庭结构和成员趋向稳定。

职工家庭成员平均为4人，而家庭结构中“夫妇一个孩子”家庭类型占32%。婚姻史不长，如果假定结婚后10个月生小孩，那么他们的下一代的平均年龄为4.36岁。因此，家务劳动的主力还是职工本人（当然在合计占35%的“夫妇孩子公婆”、“夫妇孩子岳母”和“男方儿兄弟不分家”的家庭中，家庭其它成员承担了一定的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的主力是夫妇，而夫妇双方均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种类又占很大比重（占55%）。这样，超长劳动时间虽经劳动辅助时间的缓冲，但还是直接冲击了家务劳动。

乡镇企业职工用于缝补、洗涤、买菜烧饭等家务劳动平均时间是2.35小时，其中男为1.66小时，女为2.61小时。而城市职工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是4.55小时。

乡镇企业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低于城市职工家务劳动时间固然与超长劳动时间的冲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农村传统生活习惯有关。农村在烹饪上所费的时间很少，一般职工还保持着绍兴地区传统的“蒸”菜习俗（绍兴农村习惯把一些小菜放在饭架上蒸熟而不用炒，故有绍兴人吃菜不需油的嬉称），在打扫卫生中，所使用的大多是扫帚而非拖把。这些习俗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务劳动量，特别是传统小农经济式的“自留地”提供了部分蔬菜，不必为此天天花费一定时间去市场上买菜，所以实际上乡镇企业职工的一部分家务劳动时间转移到农业劳动上了

四、农业劳动时间。

这是乡镇企业职工与城市职工在用时结构上的显著差别之处。

乡镇企业发达的双梅、柯岩、樟塘乡，农业内部以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化不大。职工基本上是在自留地上种植青菜、萝卜、黄豆之类的蔬菜，在责任田上种植水稻、大小麦。

在农业劳动时间上，不仅存在着工业劳动时间与农业劳动时间的矛盾，还存在传统农民心理与现代时间价值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前一矛盾还是后一矛盾在用时结构上的表现。平均0.78小时的农业劳动时间乃是“以农为本、无农不稳”和“无工不富”两种心理冲突的折衷。而且“无工不富”的意识大有增长趋势，58%的职工不从事农业劳动，仅11%的职工农业劳动在3小时以上。无疑，考虑到单位时间劳动的经济效益的时间价值观，在现代生活中具有进步作用，但具体落实到农村居民在工业与农业时间的分配问题上，又会有什么结果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时间价值观的出现毕竟说明职工生活时效观念的进步。

五、教育孩子时间

望子成龙是中国的传统，而保证这一目的实现的条件，一是多子，以数量来保证质量，二是教育，我国历来重视家教，按照自己的模式培养子女成“龙”。然而现今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第一个条件产生强烈的冲突。

尽管有51%的被调查者希望是“最好生两个”，然而这已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实。为了保证成龙，唯一的方法是重视教育。

职工在超长时间劳动的刺激下，生活富裕起来了，但很多职工并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还

是主要依靠体力为生的农民，他们深知在乡镇企业工作的辛劳，企业的命运也压迫着他们的心理。尽管74%的职工“热爱企业，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而工作”，但在对下一代的希望上，出现了新的观点。他们对子女的希望可以从恋爱标准上得到曲折的反映。

从结婚史推算5年前，男职工的标准主要是“身体健康”（占61%），而“有文化”仅占1%；女职工的标准主要是“性格上合得来”（占38%）。而现在，61%的男职工和40%的女职工认为“有文化知识”才是最主要的。男职工在这一问题上的转化尤为明显。

要使仅有的一个子女成为“有文化知识”的“龙”，必须有一定的教育时间来保证。乡镇企业已婚青年职工用于教育（照顾）孩子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大大地高于城市职工在这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城市男职工为0.3小时，女职工为0.2小时）。说明他们在这方面还保留了我国优秀传统，这一传统强有力地抵挡着超长劳动时间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而且令人注意的是，女职工这方面所花费的时间高于男职工（差值为0.49小时）。这既继承了我国“家教”传统，也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认为女性在记忆能力、艺术及音乐的感知表达力、情感的亲和力、反应敏感性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助于教育。

六、闲暇时间

在一维性的时间中，一昼夜通常被认为一个单位时间，因而乡镇企业职工闲暇时间虽有上下班时间、家务劳动时间板块的缓冲，但并没能躲避长劳动时间的冲击。而睡觉、吃饭以满足生理需要、恢复体力的必要时间受到职工的本能保护。职工睡觉时间为7.6小时，吃饭时间为1.03小时。这样，处于夹缝之中的职工闲暇时间只有0.79小时，和城市职工的闲暇时间相差悬殊（城市职工平均闲暇时间为2.1小时）。

超长劳动时间的强大冲击波，迫使闲暇板块时间仅占职工一天用时的3.3%，这对于已经满足了生理需要，渴望有足够时间进行社会交往、文化娱乐、丰富知识的职工来讲，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超限度的冲击力。在问卷最后一项“谈谈看法”一栏里，双梅乡×厂的一男职工写道：“我厂只顾利润，上班时间太长，对职工生活、文艺、娱乐关心不够”，这种心理在职工中有普遍性。矛盾冲突的结果是，闲暇时间在现代时链中产生逆反功能，向各板块时间内部渗透。如职工平均用于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时间高达1.1小时，而闲暇板块时间仅为0.79小时，0.31小时渗透到非劳动板块时间内。职工在进行家务劳动、吃饭时，收听音乐、新闻，收看电视节目；在照顾教育子女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知识，并且得到情感上的满足。

另外，对星期日的职工用时结构分析，对于充分认识闲暇时间对劳动时间的反冲击也有一定作用。乡镇企业职工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受到了劳动时间的冲击，平均加班时间为4.28小时，占17.8%。闲暇时间达到8.43小时。这样，以一周为单元来看，职工每天平均纯闲暇板块时间是1.88小时。

闲暇时间的利用，不仅是一个数量问题，也有一个质量问题。闲暇时间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就在于它是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经济收入的提高，为闲暇时间的充分利用提供了充分条件。样本调查得到：黑白电视机拥有率为47%，彩电拥有率为10%，录音机28%，收音机61%。平均每户拥有1.46台电视机或收（录）音机，改变了职工闲暇时间的利用，用于这方面的时间占一天的4.5%，成为职工闲暇时间的主要内容。

而分析电视收看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新的观念和传统思想交织在一起指导闲暇时间的利用。融电视与戏剧为一炉的电视剧为29%的职工所接受，成为他们收看的主要节目，9%的

职工将欣赏音乐放在第一位，可以预料，这些为他们接受的电视剧、音乐会所输送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信息将对他们的用时结构产生影响。然而30%的职工把越剧作为主要观看内容的资料向我们表明了传统的精神生活与新的精神生活的错杂。在星期日的闲暇时间内，用于走亲戚的平均时间达1.62小时，与同事闲聊为0.85小时，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现代生活观念与传统习惯平分秋色，这是乡镇企业职工闲暇时间利用的一大特色。

令人欣喜的是，6%的职工竟把科技讲座作为主要观看的节目。而且职工在星期日平均自学时间达0.93小时。78%的被调查者都在用不同的时间阅读，阅读的内容也使人鼓舞：阅读报纸的为35%，文学作品的为30%，学习社会科学、管理知识的为12%，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为7%，补习初、高中文化的为13%，学习外语的为3%。自学丰富了职工的精神生活。补习初高中文化和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镇企业职工教育的不足，对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加强了职工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要实现以技术改造为主的劳动方式，还需要一批有管理知识和能力的管理干部。调查表明，学习以管理知识为主的社会科学的27名人员，绝大部分为行政干部。12%、20%和3%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补习初高中文化）和外语自学者正在对企业进行挖潜改造方面聚集起巨大的知识力量，蕴藏着巨大的冲击超长劳动时间的潜在能量。

职工的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冲击波反冲击也在时间观念上得到反映。

企业的发展，单位劳动时间价值的提高，使得65%的职工认为“时间就是金钱”，然而也有18%的职工对闲暇时间更为关注，把它作为丰富精神生活的宝贵财富。不仅如此，52%的职工认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要“赢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使人全面发展”，时间的意义最终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在于它是“现代精神文明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的职工是不会满足目前乡镇企业超长劳动时间现状的。

只要乡镇企业的主管部门、行政管理机构改变主要依靠职工的超长时间劳动获得产值、利润的经营管理方法，重视企业内部技术的改造，让知识、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利润，同时树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前进的管理意识，这样，职工对闲暇时间数量、质量的要求和管理部门在企业发展基础上改变以往经营方式的可能相结合，就会掀起一场时间波浪，冲垮劳动时间对闲暇时间冲击系数过大的用时结构，建立新型的双向反馈的用时结构。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医科大学马列教研室

责任编辑：张宛丽